



潘國森

新的一年向前看

2020年去矣，2021年到來。忽然驚覺二十一世紀已過了二十年，第三「旬」開始了。或謂英文「decade」應以2010到2019年這十年為準，即是「2010's」，中文該叫「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如同「1990's」已「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相差一年，無關宏旨。

上小學的時候，學校派發的學生手冊，成績表都預先印好年份的頭兩字「19」，老師只需填寫4位數年份的後兩字，省卻許多筆墨。那個時候，2000年對所有人都非常非常遙遠。然後2000年臨近了，人們對電腦相關「千禧蟲」甚為憂慮，結果由1999年12月31日過渡到2000年1月1日的交接，天沒有塌下來，一切如常。

中國人有「過一年、大一歲」的說法，那是用所謂「虛齡」的特色。西方社會計實足年齡，到了有電腦幫助，一般統計還要計算一個人的年齡是若干年若干日。

「過去一年」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中國人傳統以三十歲前為「少年」，30至50為「中年」，50以後已是「老年」。若再細分，則十五六歲以前是「童年」，十五六歲之後就是「成年」。

以一個年約十歲小學生的視角出發，剛過去的一年和接下來的一年大約等於他已活過人生的十分之一。「一年」的分量絕對不輕。對20歲的年輕人來說，「一年」是他以往生命的二十分之一（即5%）。30歲的成年人，「一年」降為「3%」有餘。40歲人再降到「2.5%」。50以後，每過

「一年」都在「1%」到「2%」之間。前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天香港人平均壽命已過「八十」，活到「古稀之年」還未到平均值呢！人過了50歲以後，很容易有「年年如是」的感覺。「老人家」的「一年」，比「小孩子」的「一年」，感覺上好像快得很多。

人有生，就必有死。人到中年，每每因為身邊的人和事而聯想到死亡。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雖然今人比父祖輩長壽了，但是社會上還有不少「少年亡」。只不過沒有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親友的話，就「事不關己」了。

2020年是世界多事的一年，上一年2019年是香港多事的一年，再上一年2018年是美國赤裸裸聯同其「狐朋狗黨」（說得好聽一點叫「盟國」）全方位針對和打擊中國的一年。香港有「政教法學媒」（政圈、宗教、法律、學校和傳媒）五根參加了歐美列強圍攻中國的「遊戲」，嚴重挫傷了所有香港人的前途和福祉。一如筆者早在2014年「雨傘革命、非法佔中」的高潮時，就預測「革命鬧劇」必敗。

展望未來，歐美列強如果仍是攔不下虛榮而不肯「抗疫學中國」，可以預期中美兩強綜合國力的差距將會快速收窄。至於香港的枯榮，則要看我們奉公守法良民的「正能量」，與仍是「恐共反中」暴民的「負能量」二者之間的消長決定。說到「抗疫」，雖然特區政府仍然要面對「政教法學媒」五棍的無情刁難和破壞，但我們起碼有足夠的抗疫物資，還有國家無限量支持的強力後盾。禍福由天，捨取由人。願香港社會知所進退，明智抉擇。



思旋

新的希望 新的夢想

2020年是國際形勢險惡、波譎雲詭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人類生命財產受威脅，經濟由盛到衰，失業潮到處可見。在世界大變局中，慶幸中國成為引領前行方向的國家。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具有優良的社會主義體制和以民為本的優秀國家領導人，在極短的時間內令疫情迅速受控，隨即穩定了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由負到正，令世界各地點讚中國的成就。

其實，在此一年中，來自各方擺在中國面前的挑戰困難多多，幸而，中央制定了「十四五」規劃，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了多個重要會議，強調要加強政治建設，提高政治能力和判斷力，堅守人民情懷。集思廣益下，定下了精又準的多種政策和措施：尤令世界矚目的是「內循環」與「外循環」互動配合的經濟備戰。事實證明，在去年第二季開始，中國的經濟已開始穩定下來，第三四季已開始成為世界首個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這是多麼令人興奮啊。

眾所周知，中國在科技生產方面屢受某大國的制衡，雖然如此，但中國堅持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在生產方面亦已穩定下來了。在日前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有八大任務需加重視，

思旋亦在本欄討論過。而今在新的新的一年新的開始，我們要提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任務，正如中央所強調，要雙管齊下維護糧食安全，將「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列為2021年中國經濟八大任務之一。雖然我國在去年農業方面是豐收的一年，不過去年內地曾發生大水災，某程度影響了糧食的供應，或許可說，其中受影響的是因為中國的糧食生產結構不平衡所致。例如，我國的大豆生產並不富足，某些農業產品種子供給有問題。若不積極加以解決，中國會被「卡脖子」，種子危機便會出現。這樣，中國人民日常的「米袋子」和「菜籃子」會使中國的糧食安全受威脅。由此可見，糧食問題是牽涉到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之一，顯然，我們必須重視並化解之。這樣可以擺脫某些不良國家的操控。

滄海橫流，令我們度過很不平凡的一年，重整心情再出發，迎接2021年的到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夢想。不忘初心，奮力前進，為實現我們的夢想，勇於探索，不畏艱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的貢獻。最關鍵的是，我們要團結青年朋友，協作努力，認識國情，擁抱國家！因為未來是青年朋友的！

送舊迎新，忘記不愉快的過去，迎接幸福美滿的明天！我們加油呀！



潘金英

遙遠記憶 園丁精神

頭長小樹兩棵，樹上不能築窩。全身花兒朵朵，從來不結果果。（樊發稼《梅花鹿》）

唸起這首童詩，憶起樊發稼老師，我心內湧現一份美好，感受到童真的自我回歸，令我幸福，感受到明敏、自然，感受到空氣裏有一種逸趣、寓意：全身花兒朵朵，從來不結果果。這不就是詩人的自我寫照嗎？

樊發稼老師是一位愛兒童的詩人，是愛幼苗的好園丁，更是一位兒童文學莊園裏的重要栽種人。文字因緣，相識於書；明珠和我在上海《兒童時代》、《少年文藝》文研會上見到張秋生和他，那時，我和明珠都是兒童文學愛好者，特往上海交流，能聽到張秋生發言，也能和他打個招呼，取得了他的聯絡。我們讀過他的幼兒詩集《小娃娃的歌》，熱愛兒童文學的樊發稼，創作有自己的風格，他健筆下出版了70多本論文集和作品集，包括《遙遠的記憶》、《樊發稼童話》、《樊發稼寓言集》、《蘭蘭歷險記》、《樊發稼兒歌》等；多種評論集《愛的文學》、《論童詩》、《兒童文學的春天》、《春雨的悄悄話》、《樊發稼兒童詩評選》、《回眸與思考》，作品深受讀者喜愛，曾獲各種兒童文學獎。

後來因緣，在2006年亞洲兒童文學大會返港後，我們編《大自然禮贊—亞洲童詩選》，試大膽地給樊發稼先生寫了封信，並按照他名片的地址寄去冒昧求稿。編詩集期間，我們欣獲他的詩，他二話不說就支持香港兩株小花苗，有幸得到他的鼓勵，我們成功組稿了。樊發稼一如賣花姑娘插插葉，他對兒童文學新人的重視和提拔，真是熱情滿懷、不遺餘力地培植新苗、澆灌新花，心甘情願培育兒童文學新秀，他一顆熱愛兒童文學的心，除了自己創作，更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經常在兒童文學的刊物上，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培養新人成長上。這位愛護幼苗的老園丁，心血汗水付諸廣大幼苗苗圃上，不計辛勞，這位視野開闊的大園丁，關心小讀者，熱心提攜文學新人，是許多青年作家的伯樂，令人感動、敬佩！

83歲的他，12月6日在北京不幸離世，是兒童文學界的重重大損失，實在教人惋惜！對於這位巨人園丁的憶念，唯望效法他熱愛兒童文學，護惜幼苗，不讓它枯萎，同心努力耕耘，使這莊園更豐盛美好吧。



●樊發稼的《梅花鹿》廣受傳頌。圖由中央文明辦提供！



余似心

給我一個溫暖的擁抱

在街上或任何地方，遇到傷心的陌生人，你有想過給與安慰嗎？常因為不好意思，怕尷尬，怕唐突而打消念頭，選擇悄悄離去？

朋友轉來一段影片：聖誕日在青島的公車上，一個少女坐近車頭，情緒低落不斷在哭泣，女司機見狀問：「怎麼哭鼻子呢？」少女沒回答，女司機把車停下，從座位旁拿了一份禮物，打開玻璃門遞給少女，「來，別哭了，我給你個禮物，是個平安果（蘋果）吃了會幸運，是我閨女送我的。」她拒絕接受，司機說：「拿着吧又不值錢，別哭了，今天晚上回家把蘋果吃了，然後再吃點好吃的，睡個好覺，馬上就好了。」「別哭了，誰不過過點傷心事！」

少女抱着禮物，心情放鬆了，下車時問師傅貴姓，並說這是她收到最溫暖的聖誕禮物，然後問「我想要一個抱抱，可以

安慰我一下嗎？」女司機離開座位，把她摟入懷中，說「心情不好，沒事沒事！」少女道謝後下車。好一個寒冬下城市溫暖人心的故事。

正在開車的司機，本來就無閒去關顧乘客的情緒，但這個本身也有女兒的師傅，母愛的敏感，讓她想到要安慰這哭泣的少女，雖然基於相互的年齡和女性的身份，較容易去表達關心，但願意去做是極為難得的事，多少人表達出的只是漠不關心？甚至有人求助，換來的是拒絕？

的確誰沒遇過點傷心事？有時一句慰問，可能是份強力的支持，能把情緒跌至谷底或沒了生存動力的人拉回來，助他們重見希望。讓我們一起向青島女司機學習，多關懷身邊的人，開口慰問悲傷和有困難的陌生人，在這片土地上灑下希望的種子。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261820764202767&id=100011245661354

●青島公交女司機給乘客溫暖的擁抱。作者供圖



鍾倩

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們唱歌，我們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那天在車裏聽到孩子們的童聲合唱，我徒生莫名感動。或許，每個人在迎新之際都會大發感慨，然後作別2020，迎接2021。

印象中，兒時的我分不清農曆和陽曆，每年一進入12月份，就天踩着小板凳，伸長胳膊去撕月份牌，巴望着一下子翻到底。然而，到了最後一天，我又些許不捨，就像饞嘴吃麥麗素，眼看快見底了就不住地吮手指，那種感覺便是留戀。童年裏，迎接新年的方式莫過於父親帶着我去大明湖，元旦那天，濟南氣溫都跌至零下，天寒地凍，北風凜凜，冷出一片澄明，天空一塵不染，連天際線都格外分明。我身穿羽絨服，手戴毛線手套，腳蹬大棉頭，裹得嚴嚴實實。父親騎自行車載着我，還給我戴上兒童頭盔，防風禦寒，也神氣得很。去大明湖，打滑梯是最重要的事。位於北極閣門前的長石，被孩子們的屁股磨得平滑光亮，每回去我都要爬上去打滑梯，伴隨一聲大吼，「雙腿併攏，手放上面，起飛了！」心也跟着蹦了出來，要多快樂有多快樂。凍得手腳通紅，卻一點不覺得冷，反反覆覆，玩個盡興。

新年第一天，總是叫人心生歡喜，努努鼻子，似乎連空氣裏都能輕嗅到棉花糖似的馨香，甜沁沁的，那是發自內心的祈福吧。過去，迎接元旦，濟南常會伴有大雪，鵝毛般的雪花，下上兩三場，室外變身滑冰場，我曾在作文裏寫道：「下雪了，就像老天撒了一地綿白糖。」這一點與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感受驚人相似，「我的童年回憶少不了這一片覆蓋的雪。有些小孩等不及開始放暑假，我卻等不及開始下雪——不是因為我能出去玩雪，而是因為雪讓城市看起來煥然一新，不僅把泥巴、污穢、廢墟和疏忽掩蓋起來，也為所有的街道和景色提供某種驚喜，某種逼近凶險的甜美氣息。每年平

均下雪3至5天，積雪在地面停留一周至十天左右，但伊斯坦布爾總是措手不及，每次下雪都像第一次迎接。」我喜歡這種措手不及、新鮮、刺激、久久的回味；而雪後的護城河、釣泉，水霧繚繞，恍若人間仙境，遊人走過就像置身畫中。

上學路上腳踩積雪，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有的同學仰着脖頸，張開嘴巴，迎接雪花墜落。這時候，連摔倒都是幸福的事情。學校教室取暖，讓學生從家裏自帶蜂窩煤，我拎着滿滿一袋子蜂窩煤，一個不小心腳底打滑，就連人帶煤球都橫七豎八滾到雪地裏，把皚皚白雪弄髒了，引得小夥伴哄然大笑。這樣的冬天無論如何都是用來揮霍的，盡情地打雪仗、堆雪人，舉着冰溜子四處打啊鬧啊，跑得臉蛋紅彤彤，滿身濕漉漉。我們以這種方式與雪花擊個掌，比個心，才算真正度過冬天。

我喜歡冬天的寂靜與清潔。露易絲·格麗克在《初雪》中寫道：「所以，雪就該下，覺就該睡/因為母親已對她的生活厭倦到死/需要寂靜」；木心寫道：「你再不來，我要下雪了/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冬天的板煙斗，溫如小鳥胴體。」這個冬天，我用左手執筆寫下：「你走後，天就下雪了，比雪更聲勢浩大的雪，捂熱了我空空如也的心，沒有聲音。」如果沒有記錯，今年元旦是父親離開的第186天，這186天不是時間，而是穿胸掛肚的思念。母親變得寡言少語，夜不能寐，不得不靠安眠藥。入冬以來，隔上幾天，她就煮一鍋五香疙瘩鹹菜。泡黃豆，切藕丁，青蘿蔔丁，洗疙瘩，她重複着相同的動作，夜裏她悄悄起來洗衣服，泡黃豆，一遍遍換水，一遍遍淘洗，廚房裏散發出黯淡的燈光，像極了母親的心情。那天午後，我睡了長長的一覺，醒來時分，被滿屋子的五香疙瘩味包圍，母親煮了一大鍋鹹菜，盛在不銹鋼盆裏。她滿臉認真地對我說：「天氣預報說有大雪，我準備

點，今天煮得香着咧，多放的青蘿蔔丁，你愛吃。」望着熱氣騰騰的鹹菜，黃豆粒圓圓鼓鼓，青蘿蔔碧綠滴翠，藕丁四方有稜，五香疙瘩黑亮勁道，我不覺中竟有淚水溢出。果不其然，煮鹹菜的第二天晚上，瑞雪喜降泉城，打開窗戶向外眺望，地面白了，樹梢白了，屋簷白了，小區垃圾桶也白了……樓上的孩子們瞬間沸騰了，不約而同地下樓去耍，這座城市就像迎來一個盛大的節日，處處湧動着喜悅與詩情。大雪如詩、如畫、如夢境，為每一顆靈魂提供了保鮮，為每一個心胸帶來了澄明。

大雪的夜晚，讀詩，茨維塔耶娃的《新年問候》。「新年好—新行星—世界一家/這第一封信寄往你的新居所」……這首二百多行的長詩原本是她寫給去世的里爾克的一首輓歌，詩句之間沒有任何憂傷字眼，卻給人以懺心之痛。於里爾克而言，是彌懷，對讀者來說，是誕生，是新新的生命——如詩人盧文悅所說：「她的純粹讓死亡溫暖。她是站在一個世紀的高度問候。」茨維塔耶娃打破時間與空間，讓她使我重新定義時間的意義：失去也是一種獲得，誕生也是一種死亡；我們在某個地方「同在」。新年，就是把時間重新洗牌、整理、分配，每經歷一次這樣的儀式，我們都會完成一段使命，轉身走向幸福——這幸福就是生命的饋贈，如一盒沒有標價的朱古力糖果，融化在一年365天裏，誰也不可貪多，誰也別想行賄。

新年，一切都是簇新的，藍天、雲朵、山嵐，就像被雪花漂洗過似的，連日子也變得閃閃發光；新年，一切都是嶄新的，孩童的滑板車，路上的廣告牌，就像被泉水沐浴過似的，連街巷也變得光潔可人。此時此刻，已是凌晨，我唸着茨維塔耶娃的詩行，「一架通向天國之梯——那裏，充滿禮物，攀上……新的伸出的手掌好，萊納！」唸着唸着，我不禁雙手戰慄，淚水模糊了眼睛，是的，我想父親了，你——在天堂裏還好嗎？！

凡爾賽式陳述



劉征

提起最近流行的凡爾賽文體，我想起了《憶憶似水年華》當中的一個女性人物希爾貝特。她曾和男主人公馬塞爾在少年時期有過一段戀情。可是故事的結尾不是這對良人成為佳偶，希爾貝特沒有嫁給馬塞爾，而是嫁給了他的朋友聖盧，成了尊貴的蓋爾芒特公爵夫人。

這個姓氏在小說裏相當有分量，一直被烘托成貴族中的貴族。談吐既優雅，着裝和生活習慣也會時常被寫到巴黎各大報紙之上，以滿足人們對富貴生活的好奇心。其他的人，都想要跟他們有點關係，好像這樣自己就會高貴幾分。希爾貝特應當也是這個羨慕大軍中的一員。但她從沒想過她真的能嫁進來。畢竟，作為猶太富商馬塞爾和高級交際花奧黛特的女兒，她雖然富有，可是出身不好。但在小說快結束的時候，她的夢想成真了。為此，她便十分珍惜這頭銜。在嫁進去的頭幾年，她還會刻意掩飾自己的出身，甚至把自己父親的姓氏都從名字當中抹掉了。

結婚很久之後的希爾貝特。那時的她，已經對現有的生活習以為常，不再以自己擁有的頭銜為樂了。甚至有時候，她會對她所擁有的這一切有點鄙視。於是，每當跟人談起這生活時，她總是要說點壞話。那神情，讓你不得不相信她說的是真的。

凡爾賽文體的表象似乎很像後期的希爾貝特，總在抱怨當中展示財富和地位。讓自己在對價值的貶低當中進入一個比擁有更高的等級。至於聽者，會把抱怨的口氣忽略掉。他們關注的是這些信息當中那些令人驚豔的成分。比如《紅樓夢》裏的賈母，當她說她年輕的時候曾經掉到自家的湖裏，幾乎淹死。可如果一個窮人聽說此事，重點就不是「掉到湖裏」，而是家裏有個湖。

然而，後期的希爾貝特和賈母一樣，與凡爾賽文體的使用者僅是形似。希爾貝特的抱怨是來自於一種對生活的了解。曾幾何時，這個生活如此耀目，但是一旦過上了，你就會看到她的不如意。所以，她的抱怨多多少少是真的。賈母更是從小就生在大富之家，她只是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絲毫想不到聽者會有此一想。

凡爾賽文體當中的輕描淡寫和抱怨是另一回事。講者那樣看似不經意之間透露出的信息，正是他的言下之意。他的重點不是陳述一件事實，而是通過否定一個事實來強調它，或者把這個重要信息乾脆忽略掉。但不是真的忽略掉，只是讓它若有若無地存在着。實際上，他在講的時候就設計着別人的反應，生怕對方在他的措辭裏抓不住這個重點。假如真的如此，他一定會失望的。因為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為了強調這個擁有。因此，這種措辭不是建立在陳述之上，而是建立在炫耀之上。

很久以前，這種行為就存在。及至現在，卻忽然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於是這其中，我看到了一種時代精神。在網絡世界，但凡經過它熏陶的人，逐漸會意識到現實生活和視覺景觀之間的差別。意識到再多浮華的表象，也與自己的生活無關。於是，任何試圖炫耀的行為都會招致反感。甚至於，凡爾賽文體的行為比起高調炫富更加讓人不能忍受。因為高調炫富還真實些，凡爾賽式的拐彎抹角卻藏着深深的虛偽，這種辨別和諷刺，實在是信息透明訓練的又一令人鼓舞的成果。



狸美美

2021年了，你家是還有皇位要繼承嗎？

小狸有個朋友最近剛生了娃，小小子兒長得很喜慶，在父母眼裏更是天上地下無，趕上娃媽又是個動快人，每天拍照錄影無數。自我欣賞得多了自然想輸出，於是就Po到了某人氣社交平台上，還用過鏈接讓小狸「捧場」。舉手之勞又確實挺可愛，小狸自然是點進去圍觀了，但看着看着卻發現有些詭異——那評論區裏一溜兒隊形整齊的「接男寶」是個什麼鬼？

順手搜了一下，簡直發現新大陸。原來在已經2021年的今天，在九十年後甚至零零後都開始做父母的今天，在為人爹媽者普遍接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今天，在微博豆瓣天天充斥着大量男女平權話題的今天，重男輕女的思想卻竟依然盛行。若說有什麼新時代的新特色，那就是把封建社會小腳女人們顛巍巍親臨廟宇跪拜送子娘娘的行為高效成了網上求子，甚至還因此擁有了一個時髦前衛得不行的專門稱謂：「賽博禮佛」。（賽博：即Cyber-，「聯網的」之意，取自近期大熱的「賽博朋克Cyberpunk」）

「接男寶」就是賽博禮佛的重要內容之一，即在網上看到別人生了男孩趕緊過去留言「祈福」以好「沾沾運氣」，Po主就像那些自帶發財傳說的景點兒銅獅子，人人都會過來摸一把，直到漆落頭禿也不會清靜。賽博禮佛中還有一個進階項叫「女翻男」，指的是那些已被B超鑒定為女嬰的準父母依然不甘心，會在晒男B的帖子下留言「女翻男」，以祈禱B超出錯。

由於內地法律不允許提前檢驗胎兒

性別，這些年來，很多有錢人會親赴境外做B超，甚至借助香港「寄血驗性別」的灰色產業鏈。而當知道道中胎兒為女性時，更有人服用諸如「轉胎丸」等民間偏方企圖扭轉胎兒性別，也因此出現了扭轉失敗的悲劇。

然而小狸想說的是，那些真正落實到行動的人，雖然行為更極端，求子信念也更強烈，但他們造成的震撼和憂慮卻遠遠不如賽博禮佛那些看似溫和的祈禱者。因為沒有門檻的時候，更容易喚出人心底的慾望。就如同幾乎沒有代價的「接男寶」三個字回覆，就暴露了海量內心深處有個「小秘密」的準父母。而最終讓人震撼的，是這些「小秘密」擁有者的數量——大量「接男寶」帖子下的回覆都達到了數千，且各個社交平台都有類似情況。就在不久前，某社交媒體上，名為#接男寶#的話題，被播放了1.7億次。

數據顯示，內地零零後的男女老少狀況最為嚴重，其中10-19歲的青少年男女比例已經接近120：100，即120個男生只對應100個女生。之前小狸寫過彩禮與重男輕女之間連環套的絕妙關係，而這波青少年馬上就要面臨比他們的哥哥們更要嚴峻的境況。但諷刺的是，他們那剛剛在食物鏈上苦苦掙扎存活的哥哥們，以及那些幸逃脫被水淹土埋命運的姐姐們，正積極地在賽博禮佛「接男寶」。

至於小狸，最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在非農耕和狩獵的時代，一味沉迷力量取勝的男寶，到底圖個什麼呢？借用網友的話說：大清國早完了，你家是還有皇位要繼承嗎？